

五一劳动节



树会记住,那个弯腰的人,曾怀抱希望。每一棵亲手种下的树,都是时间写给未来的信。

工厂日记(外一首)

□季川

在一条酣畅的流水线上
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位
丁是丁,卯是卯
谁都不能轻易站错位置

它们向前走,我们就不能
让自己掉队,走失或倒下

在流水线上待久了,我们自然
也成了机器设备的一部分
或者产品组成的一部分
不能有残次品,不能有废品
否则,大家的心血就白费了

值班记录

与安全状态的如实描述

灯火通明,值班室是明亮的
明亮的还有窗外的月光
以及那颗不能丝毫松懈的心
厚厚的值班记录本,都是
二班倒或者三班倒的情况表
每一行都有时光的痕迹
每一个字都是对机器运转

是的,有了这些记录,我们
就可以轻松掌握生产线正常的心跳与脉动。有了这些记录
我们也可以说,我们都是
合格产品的守护神,而非过客

致敬这些城市摆渡人,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、辛勤耕耘的劳动者,正是这点点凡人微光,汇聚成照亮时代的星河,让平凡的日子绽放不平凡的力量。

城市摆渡人

□胡晓峰

凌晨五点的街道,还浸在黎明前的微凉里。一辆电动车划破寂静,车筐里码整齐的快递箱上,凝着薄薄的雾气。快递员老周扶正头盔,拧动车把,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这是他一天奔波的开始,也是城市苏醒的序曲。

老周的电动车后座,总绑着一块磨得发亮的防水布,那是他对抗风雨的铠甲。去年一个暴雨天,为了护住一箱标注急用的药品,他把雨衣裹在快递上,自己淋得浑身湿透,裤脚滴着水敲响收件人房门时,手里的快递单却依旧平整,墨痕清晰地印着地址和姓名。“都是过日子的急事,耽误不得。”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,笑得朴实。那些快递单上的字迹,有的被汗水晕开,有的沾着泥土,每一笔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奔波,把远方的牵挂、生活的所需,精准送到城市的每个角落。

正午时分,阳光炙烤着柏油路,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穿梭在车流中。他的保温箱像个神奇的容器,里面装着刚出锅的热汤面、冒着热气的奶茶,也装着陌生人的期待。有次送餐时,顾客临时告知孩子突发高烧,急需退烧药。小李看了眼订单上的地址,绕路去药店买了药,和餐品一起送到门口。“举手之劳,谁还没个急事。”他擦了擦额角的汗珠,转身又冲进了人流。保温箱里的温度,是食物的温度,更是人心的温度。这些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身影,用速度与责任,摆渡着人间烟火,让忙碌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暖与安心。

当暮色笼罩城市,万家灯火次第亮起,小区保安老赵的岗亭便成了最安稳的坐标。他的岗亭不大,里面放着一本登记册、一把手电筒,墙上贴着小区居民的联系电话。深夜巡逻时,他会轻轻关好业主忘记关的单元门;遇到晚归的老人,他会主动上前搀扶;就连小区里的孩子,都知道赵爷爷的岗亭里有创可贴和糖果。有业主问他,守着这个岗位十几年不腻吗?老赵笑着说:“看着大家平平安安的,我心里就踏实了。”他的目光穿过夜色,望着小区里亮着灯的窗户,眼神里满是坚守。这座城市的安宁,正是有无数个像老赵这样的人,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守护,才显得如此真切。

快递员的车轮碾过四季风雨,外卖员的脚步丈量大街小巷,保安大叔的目光守护日月升降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没有耀眼夺目的光环,却用一双手、一份份坚守,摆渡着城市的运转,传递着人间温情。他们是城市里最普通的劳动者,也是最动人的摆渡人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,当我们享受着便捷的生活、安宁的时光,别忘了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忙碌的身影。他们的汗水浇灌着生活的美好,他们的坚守构筑着城市的温度。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,每一份坚守都闪耀光芒。致敬这些城市摆渡人,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、辛勤耕耘的劳动者,正是这点点凡人微光,汇聚成照亮时代的星河,让平凡的日子绽放不平凡的力量。

也许劳动节的意义,不只是放假休息,更是让我们记住那些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。他们沉默、朴实,像土地一样不言不语,却养育了我们所有人。

爷爷的手

□张秋月

清晨,我被一阵鸟鸣唤醒。推开窗,空气里有种清新的甜。劳动节到了。

不知怎的,忽然想起爷爷的手。

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,掌心布满老茧,粗糙得像老松树皮,手指关节粗大,像盘根错节的树根。可就是这双手,能把一块普通木头变成漂亮的小板凳,能编出紧密结实的竹篮,能写一手端正的毛笔字。

小时候,我总是躲着爷爷的手。他摸我的脸时,我能感觉到那些粗糙的纹路划过皮肤,痒痒的,又有些疼。夏天,他带我去田里,那双手插秧、除草、施肥,一刻不停。泥水溅到脸上,他用袖子擦一把,弯腰继续干。太阳毒辣,汗珠从他额头滚落,滴在秧苗上。

“爷爷,您不累吗?”我问。

他直起腰,望着一望无际的稻田,笑着说:“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高,心里踏实。”

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踏实。我站在田埂上,看着爷爷的背影在绿色里移动,那双手不停地劳作,像在编织一匹巨大的绿绸缎。

后来我长大了,去了城里读书、工作。城市里的人用电脑、用手机,手指纤细白嫩,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,或是做着美甲。他们用双手打字、划屏、握咖啡杯。我几乎忘了,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手。

有一年劳动节回家,爷爷正在院子里劈柴。他老了,背驼了,但那双手依然有力。斧头举起,落下,“啪”的一声,木头裂成两半。他看见我,停下来,用袖子擦擦汗。

“回来了?”“嗯。”就这么简单的对话。然后他继续劈柴,我站在旁边看。阳光很好,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照在那双粗糙的手上。那一刻,我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爷爷已经走了十年。那双手,终于可以歇歇了。

今年清明回去扫墓,我在他的坟前坐了很久。远处的梯田像一面面镜子,倒映着天空。新插的秧苗嫩绿嫩绿的,在微风中轻轻摇摆。我想,爷爷要是看见,一定会笑着说:“今年收成差不了。”

劳动节放假的这几天,商场都在搞促销,公园里有游园活动,很多人趁着假期出去旅游。而我,在想念那双手……

也许劳动节的意义,不只是放假休息,更是让我们记住那些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。他们沉默、朴实,像土地一样不言不语,却养育了我们所有人。

五月了,田里的秧苗也该长高了吧。

种棵树在五月

□沈洪亮

劳动节放假,我在苗圃买了一棵枇杷树苗。根须用湿泥和稻草包住,很重。卖树苗的老农说,五月份种树最好,地温升高了,雨水也多了,种下去容易成活。

老宅后面有一片空地,半人高的野蒿长了一大块。我向父亲借来锄头、铁锹后就去除草了。野蒿的根扎得很深,一锄头下去就会让人感觉虎口发麻。用石头垫着锄头往上顶,连土带根把草翻出来。地里的活做完后,背上的衣服也湿透了。将土块敲碎,拣出石块和草根,清理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平地。

挖坑比想象中费力。土比较硬,用铁锹踩下去也只能切进去一小部分。脱了鞋后光脚踏在锄背上用力往下压。挖到半米深的时候,就露出了黄褐色的土。旁边堆着从坑中挖出的土,掺入腐熟的鸡粪,搅拌均匀后作为回填土使用。

稻草解开后,树苗的根部就露出来了,有点干枯。我把树苗放进坑里扶正,根须自然舒展开来。每填一层土就用脚踩一踩。土填到与地面相平时,用剩下的土在树坑周围围成一个圈,就像一个浅浅的碗——这样浇水的时候水不会流出去。

拎了三桶水,一桶一桶倒进土埂里。水很快渗下去,咕嘟咕嘟往下渗,黄土变成深褐色。

我蹲在树坑边,看这棵刚种下的小树。枝条很软,在风中轻轻摇摆。周围是新翻过的土,散发着浓浓的泥土味。远处的麦田已经开始抽穗,绿色中透出一丝黄。五月的大地万物生长,这棵刚刚扎根的枇杷树也开始生长。

小时候,外公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。当时我也蹲在旁边看,问他什么时候能吃上枣子。外公说,你上初中就能吃到了。后来我上了初中,枣树果真结果了。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,那棵枣树还活着,每年都结满果实,落一地。时间就是这样,你种下一棵树,它会在土地里扎根,在风雨中挺立,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。

我站起来,在树苗旁边插上一根竹竿,用布条轻轻捆住,免得被风吹歪。过几天再来看,应该可以看见新芽长出来——那是它在这片土地上复活的信号。

我不知道这棵树能长多高,也不知道哪一年第一次结果,但是根扎下去了,就会好好活着。十年后、二十年后,你可能经过这里,看到它已亭亭如盖。那时你会记起那个五月的午后,你弯着腰,一锹一锹地挖,一桶一桶地浇,汗水滴到土里,也滴进了时间里。树会记住,那个弯腰的人,曾怀抱希望。每一棵亲手种下的树,都是时间写给未来的信。

